

人世间

## 春耕

孙瑞

“叮叮当！叮叮当！腊月里，打铁忙，打把锄头好开荒；打把剪刀送姑娘……”早年，铁匠们利用冬闲，戴着手套、围裙，拿出铲刀、锤子、鸭嘴钳等工具，支起炉灶，手握铁锤，敲敲打打，为春耕生产打造用具。

随着号子和小锤的节点在铁块上有节律、有节奏地敲击，打铁声和号子声交织在一起。俗话说：“人生三苦——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”铁匠铺一般三人为宜，分铁匠、徒弟、烧火，各有分工，各司其职。打造的铁器好不好，火候的掌握和冷却是关键。淬火时，常用清水、盐水和油冷却。铁匠们挥汗如雨，坚守初心，透着一份匠心与执着。

在丁字湾一带，流传着很多关于打铁的谚语，如“一锤弯，二锤平，三锤当声，四锤五锤落力打，六锤出人命”“打铁莫使过头锤、过头打落无回尾”“但看火尾蓝、快快遮烂衫”等，这些谚语既是打铁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也是打铁经验的总结，细细品味，充满了人生哲理。

有一次，家里锄头裂了，母亲让我到铁匠铺找李师傅帮着维修一下。在铁匠铺，只见铁料烧到一定的火候，铁匠立即拿火钳向外夹铁料，赶紧把风箱拉杆推回去，快走两步，抓紧大锤把儿就抡起来。火花从铁锤下一阵一阵地泼洒开来，吓得孩子们赶紧往后退，火苗映着小伙伴们红红的笑脸。锻造好铁具，放入水中淬火，随着“滋啦”一声，一阵白烟飘起，淬火完成，一件铁器现出雏形。

打铁最有看点的是给马骡驴钉掌。锻打的U形驴掌，先把铁器在火炉中烧红，徒弟再将烧红的铁器移到大铁墩上，握大锤进行锻打。驴、马、骡蹄规格尺寸不一样，没有模具，大小尺寸，全靠铁匠烂熟于心。不同牲畜蹄形不一样，掌也不一样，就算同种牲畜，蹄子不同掌的大小也不同。掌主要打U形蹄铁和带“帽”的扁钉子。U形掌铁厚度为三四毫米，上面有五六个钉眼的马蹄铁。

铁匠负责左手握着铁钳翻动铁料，右手握着小锤击打。淬火和回火的技术是十分重要的。淬火和回火，全凭铁匠的经验，一般很难掌握。淬火或回火的技术不过关，驴掌硬度不够，就不耐用。

铁匠铺露天作业，风匣一拉，火呼呼蹿高。“叮叮当当”的锤子声和有节奏的打铁号子声交汇在一起，相映成趣，回荡在宁静的乡村上空，宛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《拉德斯基》交响乐。

钉驴掌，事先用大拇指粗的绳子将驴固定在类似于单杠的铁桩上。钉掌前要先修蹄，一般要两人默契配合，前后各有分工，后面的抬起驴的一条后蹄，弯成九十度，用绳子“套”在弯曲的关节上，然后把蹄放在凳子上。

驴用脚蹬着蹄子乱踢乱蹬，用力挣扎想要摆脱束缚，前面的用手轻轻摩擦着驴头，一边“吁吁”哄着，驴脾气才渐渐安静下来。

驴消停下来，钉掌人手持铲刀，铲头

朝下，转着圈将驴蹄厚厚的角质铲平，随着蹄子上被削下来的片状物越来越多，凹凸不平的蹄面变得平整。

只有八九岁的我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几乎看呆了眼。出于好奇，顺手捡起丢在旁边的一片驴蹄片，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一股臭脚丫味道扑鼻而来。

钉掌匠切除蹄子的多余部分，从筐里挑出大小形状合适的蹄铁，放在切平的驴蹄上，先比划比划，再弓着腰，一手拿锤子，另一只手用鸭嘴钳夹起一个钉子，将钉子钉到蹄掌的扁扁的孔洞里。一旦遇到性子烈的驴发脾气，很难控制。钉掌人和牲口打交道，被踢伤的事儿时有发生。

驴蹄长时间不刮，驴就不能走路，所以过一段时间就得把驴蹄上的旧铁掌去掉，再把老化的角质层用刀切掉，给驴换上新铁掌。驴换了新铁掌后，又重新焕发活力，拉磨也有劲了，也能出远门了，走起路来又能听到“咯噔咯噔”清脆悦耳的声音了。

铁匠们把生产队的农具全部打造完毕，再给社员打造铲、钩、夹、刀之类的生活用品。腊月末铁匠铺关门之时，正是迎接新年到来之际。

时过境迁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铁匠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被现代化的气锤、高科技激光切割、真空淬火炉等技术所替代。铁匠铺像一幅美丽的画卷，以其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符号。

诗歌港

## 走进春天

赖玉华

春天迈入第二个节气  
解冻的河床开始涨潮  
随着一声声叮咚  
奔向黄海  
我种下的爱  
写进一场雨  
我们的土地，需要  
春雨的滋润

盼望着二月的雨水  
在我的小院里  
恣意  
走进春天  
我知道，雨水  
也贪恋人间  
它会吐出清新的空气  
让每一粒种子  
蠢蠢欲动

## 春水

郁蔚

南雁群飞  
人字形的队伍  
拽着片片彩云  
远方的春雷  
唤来北方绵绵细雨  
无声地滋润着  
广袤无垠的田野

种子在大地萌动  
伸展着腰身窜出地面  
毛茸茸水漉漉  
翠绿着春天的歌声

我用毛笔  
酿着甜津津的春水  
行书一首春天的抒情诗  
敬献给耨袖挥汗的中国农民

## 我爱芝罘湾的春天

张凤英

清晨，我站在烟台山惹浪亭，望着大海的粼粼波光。海风裹挟着咸腥的气息拂面而来，远处渔船的汽笛声悠长而辽远。四十年了，这片海早已成为我生命的底色，而春天，则是这幅画卷上最动人的一笔。

我的故乡在太行山深处。记得儿时，每到春天，山间的杏花便如云似霞地绽放。父亲牵着我的手，踩着松软的泥土，穿过层层叠叠的梯田。山风裹挟着野花的芬芳，蜜蜂在耳边嗡嗡作响。那时的春天是粗犷的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裹挟着山野的豪迈。

初到烟台的那个春天，我被这里的温润所震撼。海风不再凛冽，带着丝丝暖意。渔港的码头上，渔民们正在修补渔网，笑声与海鸥的鸣叫交织在一起。我常常独自漫步滨海路，看浪花轻吻礁石，听涛声诉说千年的故事。这里的春天，有着与太行山截然不同的韵味。

退休后，我有了更多时间细细品味烟台的春天。清晨，我喜欢到月亮湾散步。海面上飘浮着薄薄的雾气，远处的崆峒岛若隐若现，宛如仙境。沙滩上，赶海的人们弯着腰，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

找着大海的馈赠。偶尔，我会蹲下身，捡起一枚被海水打磨得圆润的鹅卵石，感受它温润的触感。

午后，我常去毓璜顶公园。这里的樱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年复一年。我坐在长椅上，看着游人如织，听着孩子们欢快的笑声。有时，我会带上一本书，在树荫下静静地阅读。春风拂过书页，带来淡淡的花香，那一刻，时光仿佛静止。

傍晚时分，我习惯到滨海广场散步。夕阳将海面染成金色，归港的渔船在波光中摇曳。广场上，老人们打着太极，孩子们放着风筝，年轻人三三两两地散步。海风送来远处海鲜大排档的香气，混合着槐花的甜腻，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味道。

烟台的春天，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。记得去年春天，我在养马岛遇到一位老渔民。他告诉我，每年春天，海鸥都会准时归来，在礁石上筑巢，它们就像我们这些老烟台人，离不开这片海。老人说着，眼神望向远方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眷恋这片土地。

春天也是写作的黄金季节。我的书桌上，总摆着一盆水仙。在它的陪伴下，

我写下了许多关于烟台的故事。有时写到动情处，抬头望向窗外，正好看见海鸥掠过天际，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。这样的时刻，文字仿佛有了生命，在纸上跳跃。

四十年，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地道的烟台人。我的口音里早已掺杂了胶东腔调，餐桌上少不了海鲜，生活习惯也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。但内心深处，我依然是那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孩子。两种乡愁在我心中交织，就像春天的海风与山风，时而温柔，时而凛冽。

又是一个春天。我站在烟台山的最高处，看着远处的海天一色。海风依旧，涛声依旧，只是我已不再年轻。但我知道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。

夕阳西下，海面上泛起金色的波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让海风充满胸腔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故乡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，而是心灵栖息的地方。而烟台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是我灵魂的港湾。

我爱芝罘湾的春天，爱它的温柔，爱它的包容，爱它给予我的一切。在这里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，找到了生命中最美的风景。

## 一根火柴的光亮

刘继晏

只是刹那间的闪烁  
却仿佛有着太阳的光芒  
微弱却很坚强  
其实它  
只是一根火柴的光亮  
你不及灯火通明的辉煌  
不比月光的清冷  
你只是静静地燃烧  
在寒冷中给予一丝温暖的想象

手指轻轻一划  
你便跃动在夜的篇章  
短暂而灿烂  
如梦般消逝  
不留痕迹地徜徉  
你照亮了眼眸中的深邃  
点燃了心中沉睡的渴望  
即使只是瞬间  
也足以铭记那刹那的辉煌